

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床经典名著

备急千金要方

唐·孙思邈 著

焦振廉 胡玲 张琳叶 武燕洁 校注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备急千金要方/ (唐) 孙思邈著; 焦振廉等校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8
(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床经典名著/吴少祯主编)

ISBN 978 - 7 - 5067 - 4895 - 7

I. ①备… II. ①孙… ②焦… III. ①千金方 IV. ①R289. 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6680 号

版式设计 郭小平

出版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甲 22 号

邮编 100082

电话 发行: 010 - 62227427 邮购: 010 - 62236938

网址 [www. cmstp. com](http://www.cmstp.com)

规格 787 × 1092mm¹/16

印张 35

字数 649 千字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书号 ISBN 978 - 7 - 5067 - 4895 - 7

定价 88.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备急千金要方》，唐代孙思邈著。孙思邈（581~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通百家之说，曾得到隋唐两代皇帝征召，皆不就。缘自幼多病，留心医药，勤于临证与著述，终成一代大医，并被后世尊为“药王”。孙思邈所著数十种，多已散佚，今传《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为其代表性医学著作。

唐代医学承继六朝以来的积累，并有重大发展。《备急千金要方》综合前代成就，总结当时成果，内容宏富，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坐标性质的经典医学文献，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全书30卷，以各科医方为主，并涉食疗、养生、脉法、针灸等，内容宏富，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孙思邈重视医德修养，撰《大医精诚》篇，强调“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深刻影响了后世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备急千金要方》流传广泛，有北宋校订本、宋代坊刻本、唐宋抄本及道藏本等版本系统。此次点校以日本嘉永江户医学影刻宋本为底本，按照文献学方法进行标点校勘。

《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床经典名著》

编 委 会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继兴	王永炎	王新陆	邓铁涛	史常永
朱良春	李今庸	何 任	余瀛鳌	张伯礼
张灿理	周仲瑛	郭子光	路志正	

名誉主编 王文章

总 主 编 吴少楨

副总主编 王应泉 许 军 赵燕宜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侃	于华芸	于燕莉	马梅青	王宏利
王 朔	王淑民	王雅丽	王 静	支文敏
尹桂平	孔长征	田思胜	白 极	成建军
吕文红	刘立萍	刘 洋	刘建青	孙 力
李玉清	李海波	李 尊	李 然	李 燕
步瑞兰	吴智春	何 永	余新华	宋小晖
宋白杨	张永臣	张 弘	张年顺	张 弛
张丽君	张 林	张琳叶	张 晶	张 蕾
陈晋利	陈雪梅	武文筠	武燕洁	范志霞
季旭明	周 琦	金秀梅	金芬芳	柳长华
柳 璇	胡 玲	赵 坚	赵 艳	赵益梅
赵 琳	贾红玲	郭君双	曹金虎	曹 瑛
黄 娟	崔利锐	韩文霞	焦振廉	谢晓丽
翟文敏	薛远亮			

秘 书 赵燕宜 (兼)

中华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早在西汉时期，中医就具备了系统的理论与实践，这种系统性主要体现在中医学自身的完整性及其赖以存续环境的不可分割性。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就明确记载了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作用。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累积起来的每一类知识如医经、经方、本草、针灸、养生等都是自成系统的。其延续与发展也必须依赖特定的社会人文、生态环境等，特殊的人文文化与生态环境正是构成中医学地域性特征的内在因素，这点突出体现在运用“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解释生命与疾病现象。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传统医学同许多传统文化一样，正在受到严重冲击。许多传统疗法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医药文物与文献资料由于维护、保管不善，遭到损毁或流失。同时，对传统医药知识随意滥用、过度开发、不当占有的现象时有发生，形势日益严峻。我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全球化对本民族文化造成的冲击，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中医古籍是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主要的载体。杨牧之先生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说：“古代典籍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传世古籍历经劫难而卓然不灭，必定是文献典籍所蕴含精神足以自传。……我们不能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仅仅局限于一个文化产业的位置，要将它放到继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统一关系中去理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要“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承传和振兴”。因

此，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确立和展示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大精深的内容，使之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出版是十分必要的。

而且，中医要发展创新，增强其生命力，提高临床疗效是关键。而提高临床疗效的捷径，就是继承前人宝贵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中医学中，经典之所以不朽是因其经过了千百年临床实践的证明。经典所阐述的医学原理和诊疗原则，已成为后世医学的常规和典范，也是学习和研究医学的必由门径，通过熟读经典可以启迪和拓宽治疗疾病的思路，提高临床治疗的效果。纵观古今，大凡著名的临床家，无不是在熟读古籍，继承前人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成为一代宗师的。因此，“读经典做临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意识到此种危机与责任，我社于2008年始，组织全国中医权威专家与中医文献研究的权威机构推荐论证，按照“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原则组织整理了本套丛书。本套丛书包括《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床经典读本》（70种）与《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床经典名著》（30种）两个系列，共100个品种，所选精当，涵盖了大量为历代医家推崇、尊为必读的经典著作，也包括近年来越来越受关注的，对临床具有很好指导价值的近代经典之作。

本次整理突出了以下特点：①力求准确，每种医籍均由专家遴选精善底本，加以严谨校勘，为读者提供准确的原文；②服务于临床，在书目选择上重点选取了历代对临床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的作品；③紧密围绕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主题，选取和挖掘了很多记载中医独特疗法的作品，尽量保持原文风貌，使读者能够读到原汁原味的中医经典医籍。

期望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真正起到构筑基础、指导临床的作用，并为中国乃至世界，留下广泛认同，可供交流，便于查阅利用的中医经典文化。

本套丛书在整理过程中，得到了作为本书学术顾问的各位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次整理历经数年，几经修改，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年1月

校注说明

《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唐代孙思邈著。

孙思邈（581~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通百家之说，曾得到隋唐两代皇帝征召，皆不就。缘自幼多病，留心医药，勤于临证与著述，终成一代大医，并被后世尊为“药王”。孙思邈对儒、佛、道及多种学术深有造诣，并善能综合而自有所心得，所著凡数十种，惟惜多已散佚。今传《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为唐代医学的集成之作，内容宏富，对后世医学影响深远，皆为中国医学史上的经典文献。

《备急千金要方》约成书于652年，系孙思邈“痛天枉之幽厄，惜堕学之昏愚”，于是“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而成，又因“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而以“千金”命名其书。书中采集汉魏六朝以及当代医学内容，分门别类，重加编排，间以己说，内容丰富，是唐代医学文献中的经典之作，并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备急千金要方》版本众多，大致可分为北宋校订本、宋代坊刻本、唐宋抄本及《道藏》本（93卷本）等版本系统。北宋校订本系经宋代校正医书局“请内府之秘书，探《道藏》之别录，公私众本，搜访几遍，得以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辑之，编次类聚”而成。此系统国内尚有元代版本二种，明代又有刘洪据元本影刻的慎独斋影元刻本。宋代坊刻本为发现于清代后期的“《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存二十卷）。唐宋抄本即发现日本天保三年（1832年）的日人和气氏家族累世传抄的一种写本，题为《真本千金方》（存卷第一一卷）。明代将《备急千金要方》收入《正统道藏》，改析为九十三卷，是为道藏本。清代修《四库全书》，依道藏本收入《备急千金要方》，是为四库本。日本嘉永二年（1849年），日本江户医学馆发现《备急千金要方》一部，虽有残缺，但大致完整。经专家考定为北宋刊本，或为南宋初依据北宋官刻本重行刊印者。日本江户医学馆当年即采用“影写”的方法描摹重刻，是为“日本嘉永影宋刻本”。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根据日本嘉永影宋刻本缩版影印，即是现今通行的《备急千金要方》影印本。

《备急千金要方》的校勘以日本江户医学馆影宋刻本为底本，以《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孙本）、《真本千金方》（简称真本）、国家图书馆所藏元本（简称元本）、浙江省图书馆所藏慎独斋影元刻本（简称明本）为校本。凡征引《素问》、《伤寒论》等前代医籍者，皆依通行本予以校勘。其被《外台秘要》、《医心方》等征引者，亦依通行本予以校勘。

遵循校勘学的原则，凡需校改者必以版本、文义为依据。同时，为减省篇幅，除确定的讹夺衍倒外，不赘出校记。

《备急千金要方》的标点使用现代汉语标点符号，并充分考虑中医古籍的特点，

以逗号、句号和顿号为主，不用引号，慎用感叹号。

《备急千金要方》原文多有异体字、古体字、通借字及其他非通用字形。为便于读者，此次校释对文字做了如下工作：

1. 凡原文中的异体字，皆改为相应的正体字。

2. 凡原文中的古体字，原则上保留原字形，如“藏”作“脏”义，其已作为异体字者，按异体字处理原则处理。

3. 凡原文中的通借字，皆保留原字形。

4. 凡原文中使用其他非通用字形者，皆保留原字形，如“已”同“以”等。

《备急千金要方》原文中药名有不规范者，酌予划一。药名如茵陈统改为茵陈，白薇统改为白敛，白藓皮统改为白鲜皮，黄蓍统改为黄芪，兔丝统改为菟丝，藜芦统改为藜芦等。

校注者

2011年1月

影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序

盖闻医经经方，性命所系，固已为至钜至急，择于医经经方之书，拔其精且善者，槧版以被之宇内，贻诸后世，其为深仁广泽，更何如哉？我烈祖好生之德，根之天性，既图治于圣经，而尤深拳拳乎疾医一职，是以庆元鞶橐以还，乃遍蒐罗医籍，充诸书府。尔来世德作求，迨享保中，屡刊布方书，以贻后世，天下沐其深仁广泽，盖不唯如膏雨也。宽政初载，乃一新医学，比年以来，百度毕张，凡其所以教养劝勉之具，靡不至焉。但刊印医书，费皆出医官私货，无有官刻也。臣等滥竽医僚，大惧经方至急，而不能择其书之精且善者广布诸天下后世，无以称我大府列代好生至意也。尝窃考之，晋唐以降，医籍浩繁，其存而传于今者，亦复何限？求其可以扶翊长沙，绳尺百世者，盖莫若孙思邈《千金方》者焉。是书皇国向传唐代真本，惜仅存第一卷，其余寂无闻焉。若今世所传，系明人传刻《道藏》本，率意剽改，疑误宏多，强分卷帙，极失本真。世亦往往传元版，文字颇正，稍如可观，而仍不免时有疑误，则均未为精善也。独米泽太守上杉氏所藏宋槧一部，较诸元版，笔画端楷，更为清朗，捡其缺讳，其为北宋刊本不疑。间有乾淳间补刻，亦唯寥寥数纸，则仍是为林亿等校正之旧，厘然可覆按也。盖是本元明以后，久既属绝响，是以康熙中张璐撰《千金方衍义》，称照宋刻本，校其文字，却同明代坊刻，乾隆《四库全书目》亦特载《道藏》本，则知其既佚也。是本每卷有金泽文库印记，实系北条显时旧藏原本，距今五百余年，而此一部岿然独存，真为天壤间绝无仅有之秘笈矣。臣等窃以为孙氏书之传于今者，未有若是本精且善者，而及今不传，恐日后遂归晦昧湮灭，不可复问，宁不大旷厥职，上负大府列代好生至意乎？将同人共商，各捐私货，以付梓也。曾闻之朝，而不图朝旨为发帑金，俾刊之医学。臣等逢此盛举，尤属旷典，亟倩好手影写，选子弟才俊者讎对点勘，靡日或辍，于是仅半岁剞劂告竣。其第四卷止存二叶，



今从元版补完。其指义参差，疑尚有别风淮雨，宜从他本校治者，详加甄录，别为考异，以附其后，庶乎得失兼明，来者有所考信焉。盖病情万变，惟赖文字以见之，则一字或失，贻误不细，此录之所以不得已也。顾念臣等向校刊元版《千金翼方》，置之医学，尝叹为希觐。此刻之成也，孙氏之书双璧相合，再显我日域，不其伟欤？抑知物之显晦，虽有数存焉，固未必不应昌期，以焕发幽光，非偶然也。臣等不堪跃喜，敢忘弩钝，勉竭涓埃。窃幸医学之日以益盛，人材之日以益长，人人循真人之津梁，究长沙之奥突，则凡在医官，莫不钦赖，而在海内为医者得由以各明其术，尊其道焉，则大府列代之深仁广泽天下莫不霑濡，当代绍述之功衣被于宇内者，尤将永世而无穷矣。

嘉永二年二月十五日侍医尚药医学教谕法印臣多纪元坚

西城侍医医学教谕兼督务法眼臣多纪元听

内直医官医学教谕法眼臣小岛尚质等 谨序

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

昔神农遍尝百药，以辨五苦六辛之味，逮伊尹而汤液之剂备；黄帝欲创九针，以治三阴三阳之疾，得岐伯而砭艾之法精。虽大圣人有意于拯民之瘼，必待贤明博通之臣，或为之先，或为之后，然后圣人之所为得行于永久也。医家之务，经是二圣二贤而能事毕矣。后之留意于方术者，苟知药而不知灸，未足以尽治疗之体，知灸而不知针，未足以极表里之变。如能兼是圣贤之缊者，其名医之良乎？有唐真人孙思邈者，乃其人也。以上智之材，抱康时之志，当太宗治平之际，思所以佐乃后庇民之事，以谓上医之道，真圣人之政，而王官之一守也。而乃祖述农黄之旨，发明岐挚之学，经掇扁鹊之难，方采仓公之禁，仲景黄素，元化绿衿，葛仙翁之必效，胡居士之经验，张苗之药对，叔和之脉法，皇甫谧之三部，陶隐居之百一，自余郭玉范汪，僧坦阮炳，上极文字之初，下迄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成书一部，总三十卷，目录一通。脏腑之论，针艾之法，脉证之辨，食治之宜，始妇人而次婴童，先脚气而后中风，伤寒痈疽，消渴水肿，七窍之疴，五石之毒，备急之方，养性之术，总篇二百三十二门，合方论五千三百首，莫不十全可验，四种兼包。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使二圣二贤之美不坠于地，而世之人得以阶近而至远，上识于三皇之奥者，孙真人善述之功也。然以俗尚险怪，我道纯正，不述剖腹易心之异；世务径省，我书浩博，不可道听途说而知。是以学寡其人，寢以纷靡，贤不继世，简编断缺，不知者以异端见黜，好之者以阙疑辍功。恭惟我朝以好生为德，以广爱为仁，乃诏儒臣，正是坠学。臣等术谢多通，职专典校，于是请内府之秘书，探《道藏》之别录，公私众本，搜访几遍，得以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辑之，编次类聚，期月功至。纲领虽有所立，文义犹或疑阻，



是用端本以正末，如《素问》《九墟》，《灵枢》《甲乙》，《太素》《巢源》，诸家本草，前古脉书，《金匱玉函》，《肘后备急》，谢士秦《删繁方》，刘涓子《鬼遗论》之类，事关所出，无不研核。尚有所缺，而又溯流以讨源，如《五鉴经》，《千金翼》，崔氏《纂要》，《延年秘录》，《正元广利》，《外台秘要》，《兵部手集》，梦得《传信》之类，凡所派别，无不考理，互相质正，反覆稽参，然后遗文疑义，焕然悉明。书虽是旧，用之惟新，可以济函灵，裨乃圣好生之治，可以传不朽，副上主广爱之心，非徒为太平之文致，实可佐皇极之锡福。校讎既成，缮写伊始，恭以上进，庶备亲览。

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

尚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

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 谨上

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后序

臣尝读《唐令》，见其制，为医者皆习张仲景《伤寒》，陈延之《小品》。张仲景书今尚存于世，得以迹其为法，莫不有起死之功焉。以类推之，则《小品》亦仲景之比也，常痛其遗逸无余。及观陶隐居《百一方》，王焘《外台秘要》，多显方之所由来，乃得反覆二书，究寻于《千金方》中，则仲景之法十居其二三，《小品》十居其五六。粹乎哉！孙真人之为书也！既备有《汉志》四种之事，又兼载《唐令》二家之学，其术精而博，其道深而通。以今知古，由后视今，信其百世可行之法也。臣今所咏叹不能已者，乃其书法也。至于其为人行事，则卢照邻尝云：道洽古今，学殚术数。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则其为人贤否，不待今之称述而可知已。世俗妄人方区区称海上龙宫之事，以附致为奇，何所发明于孙真人哉？

治平三年正月二十五日进呈讫，至四月二十六日奉圣旨镂板施行。

朝奉郎守太子右赞善大夫同校正医书骑都尉赐绯鱼袋臣高保衡

朝奉郎守尚书都官员外郎同校正医书骑都尉臣孙奇

朝奉郎守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判登闻检院上护军赐绯鱼袋臣林亿
龙图阁直学士朝散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兼侍讲知审刑院事兼判少府监提举醴泉观兼提
举校正医书上柱国彭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臣钱象先

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

上柱国天水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五百户食实封八百户臣赵概

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上柱国

乐安郡开国公食邑三千八百户食实封八百户臣欧阳修

推忠协谋同德守正佐理功臣开府仪同三司行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庐陵郡开国公食邑八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臣曾公亮

推忠协谋同德守正佐理功臣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上柱国魏国公食邑

一万一千七百度户食实封四千二百户臣韩琦

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

《千金方》旧有例数十条，散在诸篇。凡用一法，皆宜遍知之。虽素熟其书者，临事尚虑有所遗失，况仓卒遘疾，按证为治，不能无未达之惑。及新加撰次，不可无法。今撮集旧凡并新校之意，为例一篇，次于今序之末，庶后之施用者无疑滞焉。

凡和剂之法，有斤两升合尺寸之数，合汤药者不可不知。按吴有复秤单秤，隋有大升小升，此制虽复纷纭，正惟求之太深，不知其要耳。陶隐居撰《本草序录》，一用累黍之法神农旧秤为定，孙思邈从而用之。孙氏生于隋末，终于唐永淳中，盖见《隋志》《唐令》之法矣，则今之此书，当用三两为一两，三升为一升之制。世之妄者，乃为古今之人大小有异，所以古人服药剂多。无稽之言，莫此为甚。今之用药，定以三两为今一两，三升为今一升。方中虽皆复有用尺寸处，旧例已有准折斤两法，今则不复重述也。

凡古方治疾，全用汤法，百十之中未有一用散者。今世医工，汤散未辨，宜其多说异端，承疑传谬。按汤法吹咀（为各切如麻豆），散法治筛（为治择捣筛）。卒病贼邪，须汤以荡涤；长病痼疾，须散以渐渍。此古人用汤液煮散之意也。后世医工，惟务力省，一切为散，遂忘汤法，传用既久，不知其非，一旦用汤，妄生疑讶。殊不知前世用汤，药剂虽大，而日饮不过三数服，而且方用专一。今人治病，剂科虽薄，而数药竞进，每药数服，以古较今，岂不今反多乎？又昔人长将药者多作煮散法，盖取其积日之功。故每用一方寸匕为一服，多不过三方寸匕，然而须以帛裹，煮时微微振动。是古人之意岂须欲多服药哉？又服丸之法，大率如梧子者二十丸，多不过三十四丸。及服散者，少则刀圭钱五匕，多则方寸而已。岂服汤特多煮散丸散则少乎？是知世人既不知斤两升合之制，又不知汤液煮散之法。今从旧例，率定以药二十古两，水一小斗煮取今一升五合，去滓，分三服。自余利汤欲少水而多取数，补汤欲多水



而少取数，各依方下别法。

凡古经方用药，所有熬炼节度皆脚注之。今方则不然，撮合诸家之法而为合和一篇，更不于方下各注。各注则徒烦而不备，集出则详审而不烦。凡合和者，于第一卷检之。常用乌头，止言炮裂，此物大毒，难循旧制，当依治历节防己汤云：凡用乌头，皆去皮，熬令黑，乃堪用，不然至毒人，特宜慎之。又桂本畏火，所不可近，若妇人妊娠，又虑动胎，当依恶阻篇茯苓丸方云：妊娠忌桂，故熬而用之。又方中用大黄者，当依治痼疸地黄丸方云：薄切，五升米下蒸熟，曝干用之。

凡诸方用药，多出《神农本草》。但古今不同，详略或异。施于达者，不假缕陈；与众共之，事须谄诏。古文从简，则茱萸浑于山吴，门冬隐于天麦，椒不判于秦蜀，荆罔分于牡蔓。今则检从本草，各以一二而详之。又近世用药，相承其谬，若不辨正，为损滋多。求真朱者，罕知朱砂之为末，多以水银朱充用；择通草者，鲜知木通之别号，皆以通脱木为名。以杜蘅而当细辛，用黄芪而得苜蓿；白蒺藜，蒺藜之伪，以刺者为良，青木香，木香之佳，以土者为恶；桂心盖取其枝中之肉，狗脊何尚乎金色之毛？山梔子梔子，本为一物，诃黎勒诃子，元无二条；槟榔大腹，古昔用之无别，枳实枳壳，后世曲生异端；蚱蜢以声而命名，用哑者则显知其缪，胡麻以国而为号，以乌者正得其真。天南星、虎掌，名异而实同，茵陈蒿、茵陈，名同而实异。斯实药家之消息，为医者可不留心？又如白术一物，古书惟只言术，近代医家咸以术为苍术，今则加以白字，庶乎临用无惑矣。

凡诸方中用药，间复有不出本草旧经者，咸名医垂记，或累世传良，或博闻有验，或自用得力，故孙氏不得而弃之，传之方来，岂小补哉？

凡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灾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今之此方所以不用生命物为药也。其蛇虫水蛭辈，市有先死者，可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又云用鸡子者，皆取先破者用之，完者无力。

凡古今病名，率多不同，缓急寻检，常致疑阻，若不判别，何以示众？且如世人呼阴毒伤寒最为剧病，尝深迹其由，然口称阴毒之名，意指少阴之证，病实阴易之候。命一疾而涉三病，以此为治，岂不远而？殊不知阴毒少阴阴易自是三候，为治全别。古有方证，其说甚明，今而混淆，害人最急。又如肠风藏毒咳逆慢惊，遍稽方论，无此名称。深穷其状，肠风乃肠痔下血，脏毒乃痢之蛊毒，咳逆者哆逆之名，慢惊者阴痢之病。若不知古知今，何以为人司命？加以古之经方言多雅奥，以痢为滞下，以蹶为脚气，以淋为癰，以实为秘，以天行为伤寒，以白虎为历节，以膈气为膏肓，以喘嗽为咳逆，以强直为痉，以不语为瘖，以缓纵为痺，以怔忡为悸，以痰为饮，以黄为瘧。诸如此类，可不讨论？而况病有数候相类二病同名者哉？宜其视伤寒中风，热病温疫，通曰伤寒，肤胀臃胀，肠覃石瘕，率为水气；疗中风专用乎痰药，

指带下，或以为劳疾；伏梁不辨乎风根，中风不分乎时疾。此今天下医者之公患也，是以别白而言之。

凡方后旧有禁忌法，或有或无，或详或略，全无类例，今则集诸药反恶畏忌及诸杂忌为一篇，凡服饵者于第一卷检之。

凡下丸散不云酒水饮者，本方如此，而别说用酒水饮，则是可通用三物服也。

凡诸方论，咸出前古诸家及唐代名医，加减为用而各有效，今则遍寻诸家有增损不同者，各显注于方下，庶后人用之，左右逢其源也。

凡诸卷有一篇治数病者，今则各以类次，仍于卷首目下注云某病附焉。

凡诸方与篇题各不相符者，卒急之际，难于寻检，今则改其詮次，庶几历然易晓。

凡诸方有一方数篇重出，主治不殊者则去之，各有治疗者则云方见某卷某篇。

凡诸篇类例之体，则论居首，脉次之，大方在前，单方次之，针灸法处末焉。缓急检之，繁而不杂也。

妇人卷中有虚损一篇，补益一篇，事涉相类，详而察之，亦自有条，诸丸大方皆在补益，诸汤与煎專屬虚损。又头面篇中备载风眩之治，小肠腑卷重出风眩一门，求之类例，不当复出。盖前篇杂疏诸家之法，广记而备言之；后篇特记徐嗣伯十方，欲后人知所适从耳。

凡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治，所以别立方也。若是四时节气为病，虚实冷热为患者，故与丈夫同也。其杂病与丈夫同者，散在诸卷。

凡小儿之病，与大人不殊，惟用药有多少为异。其惊痫客忤解颅不行等八九篇合为一卷，自余下利等方并散在诸篇中，可披而得也。

凡针灸孔穴，已具明堂篇中。其逐篇诸穴多有不与明堂同者，及明堂中所无者，亦广记当时所传得效者耳，故不必尽同旧经也。

凡诸卷中用字，文多假借，如乾字作干，屎字作矢，其类非一，今则各仍旧文，更不普加改定，亦从古之意也。

凡诸方论，今各检见所从来及所流派，比欲各加题别，窃为非医家之急，今但按文校定，其诸书之名则隐而不出，以成一家之美焉。